《保訓》與《山海經》對讀三则

（首發）

苗豐

東航地服部

一、河念有易

清華簡《保訓》上甲微假中于河，以復有易的故事，與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郭璞注所引《竹書紀年》相關內容基本相同。這個故事在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的相關內容，則需要略作討論。

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的相關內容作：

王亥託于有易、河伯僕牛。有易殺王亥，取僕牛。河念有易，有易潛出，為國于獸，方食之，名曰搖民[[1]](#endnote-1)。（300，此為上引袁珂書頁碼，下同）

按照郭璞對“河念有易，有易潛出”的註解，則此故事在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中比《保訓》和《竹書紀年》多了一個“河伯哀念有易……使得潛化而出”的內容。

郭璞訓“念”為“哀念”，進而引申出“有易本與河伯友善”云云，似不妥。俞樾認為郭璞的訓解與文意不合，而讀“念”為《說文·攴部》訓為塞也的“敜”[[2]](#endnote-2)。

今天我們由戰國文字可知，此處的“念”似應讀為“𢦟”（戡），《保訓》簡3之“念”即讀為“堪”。“河伯𢦟有易[[3]](#endnote-3)”如同《說文》引《商書》曰“西伯既𢦟黎”。許慎著《說文》引《書》用孔氏，是為古文，这种用字情况合于出土戰國简，清華簡數見[[4]](#endnote-4)。如此說不誤，這也是今傳本《山海經》原為戰國抄本之一證。

“念”讀為“𢦟”，則《保訓》、《竹書紀年》、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三者記載本無不同。《山海經》數見因甲殺乙，故帝刑戮甲之例，如：

2、鼓……與欽䲹殺葆江于昆侖之陽，帝乃戮之鐘山之東曰𡺯崖。（38）

3、危與貳負殺窫窳，帝乃梏之疏屬之山。（251）

4、修鞈殺綽人，帝念之，潛為之國，是此毛民。（358）此例中的“念”似亦應讀為“𢦟”。

材料1亦符合這種邏輯，只是施行刑戮者不是帝而是河。

附記，《小雅·沔水》“莫肯念亂”之“念”似也應讀為“戡”，如《周頌·訪落》和《周頌·小毖》“未堪家多難”之用“堪”，似都應訓為平定。戡亂或戡难之後，則如《小雅·常棣》所說：“喪亂既平，既安且寧”。

二、“河”與“中”

上甲微假中于河，以復有易的故事里，故事的核心“中”與“河”聯係在一起，學界已有很多討論[[5]](#endnote-5)。《山海經》可見，“中極之淵”為河伯馮夷所恒都。這雖不能與《保訓》“假中于河”完全對應，但似乎也不是毫無關係。這條材料也可能與武家璧等先生們討論的“地中”有關[[6]](#endnote-6)。拋磚引玉，略陳於下。

相關材料如下：

5、從極之淵深三百仞，維冰夷恒都焉。冰夷人面，乘兩龍。一曰**忠極**之淵。（海內北經275）

《水經注》引作：《山海經》曰：“南即從極之淵也，一曰**中極**之淵，深三百仞，惟馮夷都焉。[[7]](#endnote-7)”

郭璞注：“冰夷，馮夷也。……《穆天子傳》所謂ʻ河伯無夷ʼ者，《竹書》作馮夷，字或作冰也。”

6、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，處**東極**以出入風。（大荒東經297）

7、北方曰鳧，來之風曰 ，是處**東極隅**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（大荒東經305）

8、南方曰因乎，來[[8]](#endnote-8)風曰乎民，處**南極**以出入風。（大荒南經315）

9、有人名曰石夷，來風曰韋，處**西北隅**以司日月之長短。（大荒西經330）

10、噎，處于**西極**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（大荒西經339）

11、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**北極**天櫃，海水北注。（大荒北經359）

12、帝命豎亥步，自東極至于西極，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。（海外東經229）

再来看《山海經》對冰夷與四方之神的描述。

13、南方祝融，獸面人身，乘兩龍。（海外南經189）

14、西方蓐收，左耳有蛇，乘兩龍。（海外西經206）

15、北方禺彊，人面鳥身，珥兩青蛇，踐兩青蛇。（海外北經222，又見大荒北經358，又見大荒東經299曰禺京處北海,）

16、東方句芒，鳥身人面，乘兩龍。（海外東經235）

17、中極之淵深三百仞，維冰夷恒都焉。冰夷人面，乘兩龍[[9]](#endnote-9)。（海內北經275）

這些材料中，“四方”（缺西方，應該今傳本有訛脫）、“八方”（缺東南隅和西南隅）、“五極”的內容交織在一起。上舉材料12可見《山海經》內部對“東極”與“西極”有直接聯繫。而對“馮夷”的描述，與對四方神的描述方式高度一致。在《山海經》編著者意識里，顯然存在一個“五極”或“五方”系統，河伯馮夷為中極之神。又或者，與《山海經》所對應的《山海圖》上面就畫著五極之神，就像楚帛書畫著十二月神一樣。

经胡厚宣先生揭示，卜辞四方风内容和《山海经》、《尚書·堯典》可以对照[[10]](#endnote-10)，膾炙人口。但胡厚宣先生在引用《山海經》時，疑材料9“西北隅”當為“西極隅”，以與材料7“東極隅”對應，這與文章主體關係不大，胡厚宣先生未作討論。其實，“西極隅”、“東極隅”頗不辭，且材料10本來有“西極”。所以材料9“西北隅”應不誤，材料7“東極隅”則如袁珂先生所校，當為“東北隅”之訛。不過，即便如此，這些材料還是條例紊亂，似有錯簡。為避免枝蔓，暫不去討論。

武家璧先生說，“殷墟卜辭‘侑于四方及河’，將‘河’”與‘四方’對舉，顯見以河為中央”[[11]](#endnote-11)，未查到武家璧先生所引卜辭出處，但卜辭確有祭河與祭方見於同版者。

于省吾先生考證卜辭中“方、土”并祭，《小雅·甫田》有“以社以方”、《大雅·雲漢》有“方社不莫”[[12]](#endnote-12)，即以土與四方相配。

卜辭中的“河”“土（后土、社）”是否居於中央可以討論，但至少二者都具有居於中央，和四方神配合而成五的潛在可能。

典籍中比較多見的是選擇“土（社、后土）”為中央之神，如《左傳·昭公二十九年》、《禮記·月令》等。

唯有《山海經》，“河”居於中極與四方神相配而為五，獨具特色。

三、舜親耕

《保訓》舜的故事中，說“昔舜久做小人，親耕于鬲茅”，沒有提到漁、陶。典籍與出土材料中的舜，往往與耕聯係在一起[[13]](#endnote-13)。通過與《山海經》對讀，可以看出舜之所以往往與耕聯繫在一起，是因為在《山海經》代表的這一系統的神話傳說中，舜幾乎可以看做是農耕之祖，食黍的國族往往為其後裔[[14]](#endnote-14)。

《山海經》中帝俊即帝舜。郭璞已經指出，袁珂先生補充論證[[15]](#endnote-15)。季旭昇先生在文字上進一步論證，從戰國楚文字看“舜”就是“夋”的分化字[[16]](#endnote-16)。

帝俊或帝舜後裔發明農耕的相關材料如下：

18、有臷民之國。帝舜生無淫，降臷處，是謂巫臷民。巫臷民朌姓，**食穀，不績不經，服也；不稼不穡，食也**。爰有歌舞之鳥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，爰有百獸，相羣爰處，百穀所聚。（316）

19、有西周之國，姬姓，**食穀。有人方耕**，名曰叔均。帝俊生后稷，稷降以百穀，稷之弟曰台璽，生叔均，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，始作耕。（331）

20、大荒之中，有不庭之山，滎水窮焉。有人三身，帝俊妻娥皇，生此三身之國，姚姓，**黍食，使四鳥**。（312）

21、帝俊生三身，三身生義均，義均是始為巧倕，是始作下民百巧。后稷是播百穀，稷之孫曰叔均，**是始作牛耕**。大比赤隂，是始為國。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。（393）

22、有蒍國，**黍食，使四鳥**：虎、豹、熊、羆。（294）

袁珂注：蒍國或當為嬀國，舜之居地或舜之後裔。

23、有司幽之國。帝俊生晏龍，晏龍生司幽，司幽生思士，不妻；思女，不夫。**食黍，食獸，是使四鳥**。（295）

24、有白民之國，帝俊生帝鴻，帝鴻生白民，白民銷姓，**黍食，使四鳥**：虎、豹、熊、羆。（296）

25、有黑齒之國，帝俊生黑齒，姜姓，**黍食，使四鳥**。（297）

同時，在《山海經》這一傳說系統中，與農耕密不可分的“覌象、制歷、授時”活動，也與舜大有關係。

26、東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間，有羲和之國。有女子名曰羲和，方浴日[[17]](#endnote-17)於甘淵。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（323）

27、有女子方浴月，帝俊妻常羲，生月十有二，此始浴之。（341）

在《堯典》傳說系統中，“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時”的羲和與舜無關。而在《山海經》中“生十日”的羲和，“生月十有二”的常羲卻是舜的妻子。在楚帛書中，更直接地寫作：“帝夋乃為日月之行”。袁珂注意到“帝俊之後皆有使四鳥語”[[18]](#endnote-18)，如上引材料所見。“使四鳥”似也與“覌象、制歷、授時”有關。

因此，關於如何理解《保訓》“舜求中”的問題，筆者認為武家璧等先生往曆法的方向去探求可能是對的。[[19]](#endnote-19)卜辭的“立中”無論是測日影，還是測風向[[20]](#endnote-20)都是對陽曆的探索，可能和後來陽曆的“中氣”概念有關。我猜測，“中”在被儒家抽象化、倫理化為“中道”之前，其本意可能和陰陽歷的協調有關，具體來說就是使陰曆的月序固定地和陽曆的“中氣”搭配。《續漢書·律歷志》：“月四時推移，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。”當然，這只是一個猜測。

1. 袁珂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北京：北京聯合出版公司，2013年12月，第30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俞樾之說詳見周明《山海經集釋》所引，此蒙馮先思兄告知，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范祥雍：《山海經箋疏補校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8月，第340頁。上引注1第301頁，袁珂案語曰：王念孫校增“伯”字。經查王念孫校本，此處無批校，此處實為王騫所批校，王騫批語云：河伯，有校別見。其詳說暫未得見。此處“河念有易”或“河伯念有易”於本文所論無實質關係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12月，第138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劉麗：《清華簡<保訓>集釋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8年12月。清華簡《保训》自發佈以來，眾多學者對其進行了多方面深入的研究，劉麗先生此書對相關研究成果做了全面梳理，方便使用。如果沒有此書作參考，這篇小文，筆者萬不敢動筆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同注5，第248-250頁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陳橋驛：《水經注校正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7月，第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原作“夸”，王念孫，袁珂皆校改為“來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同注3，第310頁。王念孫批語引《江賦》注作“而乘龍”，郝懿行認為“而乘龍”為“乘兩龍”之訛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胡厚宣：《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》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11月，第265-27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武家璧：上甲微的“砌中”與“歸中”—讀清華簡《寶訓》（之二），簡帛網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1047），2009年5月7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9月，第184-18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同注5，第215-216頁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但《山海經》並不是所有食黍的國族都與舜有關，也有一些材料中是與顓頊等有關的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同注1，第29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年9月，第474-47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原作“日浴”，王念孙、郝懿行、袁珂諸家皆校為“浴日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同注1,第29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武家璧：舜帝的“求中”與“得中”—讀清華簡《寶訓》（之一），簡帛網（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_article.php?id=1046），2009年5月5日。又劉麗：《清華簡<保訓>集釋》，第245-250頁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李零：《說清華楚簡<保訓>篇的“中”字》，《中國文物報》2009年5月20日。李零先生說：所引“中”字到底指什么？學者有三說：（1）旗幟說（唐蘭說）；（2）圭表说（温少峰、袁庭棟說）；（3）风向標说（黄德宽說）。案此三說，似可折中于中國古書所说的“表”。“表”者，即今語所謂“標杆”，它可以是普通的標杆，也可以是有旗斿的旗杆。這種杆子有两个功能，一是“立竿見影”，當觀测日影的圭表用，二是借助旗斿，觀風嚮，測風力。(參看：于省吾主編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，第四册，2935－2926頁) 。又劉麗：《清華簡<保訓>集釋》第251頁引裘錫圭先生說。  
     [↑](#endnote-ref-20)